



《道德经》传家版第五十六章：

道化人生养天真

□董延喜

【原文】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
塞其兑，闭其门；挫其锐，解其纷；和其光，同其尘。是谓玄同。
故不可得而亲，亦不可得而疏；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；不可得而贵，亦不可得而贱。故为天下贵。

【新译】

真正的得道之人常常守中少言，夸夸其谈对大道妄发议论的往往是一些一知半解之人。
关注悬河之口静养天真，闭住嗜欲之门清静六根；荡涤争强之心不露锋芒，解脱世俗纷争养性修真；去掉头上光环内敛其德，混同普通百姓和谐处世。这就进入了与无极大道齐同合真的至高境界。
进入与道合真境界的人面对亲人，不会格外亲近；面对非亲非故的人，也不会格外疏远。面对利禄，不会唯利是图；面对凶险，不会避而远之。面对高贵的人，不会卑躬屈膝；面对卑贱的人，不会轻视作贱。有了如此境界的人，便是天下人所推崇的至尊至贵的得道之人了。

【会意】

老子不仅是帝王师、圣人师，同时也是真人师。《道德经》不仅可以用于治国理政，而且可以用于身心修持。老子的理想人格就是《道德经》里所说的圣人人格，修道之人就是要去践行圣人的人格，修正自身不合道的言行。老子在本章中教诲我们，修道之人不要夸夸其谈地对微妙玄通无极大道妄发议论，而要静养天真，清静六根，不露锋芒，超脱纷争，含德内敛，混同常人。要不分亲疏、利害、贵贱，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一切，方能进入同化于道的人生至高境界。

为了让道友对老子本章中的修真原理有一个感性的认知，说一个列子御风的寓言。列子是战国时期的传奇人物。据说，他能乘风而行，一飘就是半个多月。那种自由自在的境界，令许多人羡慕不已。有一个叫尹生的年轻人听说列子有乘风之术，十分向往，背着粮食去找列子，跟列子住在一起，每天从早到晚帮助列子打柴做饭，为的就是向列子请教乘风之术。可是几个月过去，尹生多次向列子探问，可列子从不开口。尹生很气愤，认为列子不愿将绝技传授给他，于是告别列子回家了。列子一句挽留的话没有，任他离去。尹生回到家，前思后想，觉得自己做得不对。通过几个月的相处，他知道列子是个十分豁达的人，自己数次求问而不回答，其中一定有道理。尹生后悔自己不该如此轻率地离开列子。于是，他又重新背上粮袋，二次拜师。列子看见尹生去而复返，问道：“你才走了几天，怎么又回来了？”尹生跪拜答道：“学生先前嫌先生不教授我乘风之术，回去一想，先生不教肯定有不教的道理，所以我特地来向先生请罪，希望先生能收下我。”列子听完长叹一声说：“你在我这里学习了近几个月，我天天都在向你传授，可你却要回家，我原本以为你已经领悟了大道的奥妙，所以没有阻拦你。今天看来，你不但没有领悟，甚至还没有入门，实在叫人感到遗憾。尹生不明白列子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就问道：“几个月来，先生一言不发，又为什么说天天向我传授？”列子说：“既然你这样不灵敏，那我就只好口头传授了。乘风之术本来就不能用语言来表达。如用果语言传授，表面上看，好像说得很明白，可实际上离‘道’会越来越远，只有沉默不语，才能逐渐领会它。”列子停了一下接着说：“当初我跟随老商先生学习乘风之术，三年之中，老商先生一语不发，我虚心静气，安神养精，三年之后，达到了心中不敢有是非之念、口中不敢有利害之言的境界，这时，老商先生才破例斜着看我一眼。我又修炼了两年，达到了心中敢念是非、口中敢言利害的境界。这时，老商先生才破天荒地向我微笑了一下。接着，我又修炼了两年，达到随心所想但心中无是非、随口所言而言中无利害的境界。这时，老商先生才肯让我与他并肩而坐。我又练习了两年，达到了放纵心思，让思想任意遨游，放纵口舌，让语言任意驰骋的境界，而所说所想的是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的是非利害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别人的是非是什么，我

也不清楚老商先生和我究竟谁是谁的老师。我的身体内外，一切都好像没有区别了，眼睛仿佛是鼻子，鼻子仿佛是嘴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我的骨肉好像已经消融了，不知道自己的双脚站立在何处，只觉得自己在随风飘荡，就像没有感觉的树叶一样，弄不清楚究竟是我乘风飘荡还是风乘我飘荡。”见尹生听得入了迷，列子接着说：“你在我这里学习不过几个月，就有了那么多的怨愤，这怎么行呢？怨愤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产生的。人之所以产生怨愤，就是因为他觉得别人有对不起自己的地方，就会在自己和别人之间划出界线。怨愤越大，这条界线也就越深。而界线越深，自己和他人就越难以融洽相处。难以融洽相处，气就不能容纳你的身体，地也不能承载你的双脚，要实现乘风而行当然无从谈起。”

在这个寓言故事中，列子先是用乘风之术不可言传来阐述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”的内涵，然后以自己悟“道”的体验来说明如何达到“玄同”的境界。在他看来，世俗之人由于没有达到“和其光，同其尘”的境界，而使自己与外物相分离，这就不可能实现乘风而行，只有摆脱世间一切纷争与差别的影响，才能与自然融为一体。

说到“塞其兑，闭其门”，想起庄子在《应帝王》中讲过的一个寓言故事：南海国王叫倏，北海国王叫忽，中土国王叫浑沌。南北二海倏忽忽，躁动不安，唯中土国王浑沌喜爱清静。南北倏忽二王最怕寂寞，驾乘潮流常来中土做客，浑沌常尽地主之谊，友善地对待他们。倏和忽一起商量要报答浑沌的情谊，说：“人人都有眼耳口鼻七个窍孔用于看、听、吃和呼吸，唯独浑沌没有，我们试着为他凿开七窍吧。”结果，他们每天为浑沌凿出一窍，凿了七天，浑沌死了。庄子用这个寓言象征糊涂活着，聪明死去，向一切投机取巧、背道而驰的人敲响警钟。有意思的是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为人类打开了混沌之门，可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，人类才惊奇地发现了混沌学这门新学科。

老子在本章中所说的：“塞其兑，闭其门；挫其锐，解其纷；和其光，同其尘。”是把大道引入人生，为世人指出的六条安身立命之法，是达到“玄同”境界的必由之路，修身传家不可不细细体味。老子常常把合于大道的东西称为“玄”，因为大道是玄之又玄的。“玄同”就是道化人中，人化道中，用庄子的话讲就是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齐一”。“玄同”就是得道的境界，“玄德”就是得道的美德。达到“玄同”境界之人，虽身处俗世，但心离凡尘，自然是“不可得而亲，亦不可得而疏；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；不可得而贵，亦不可得而贱”，他们宠辱不惊、与世无争、不入流俗、超然世外、淡泊名利、知足常乐；他们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一切，没有亲疏、利害、贵贱的分别；他们不拘于俗、不拘于道、隐身红尘、内合大道，大道风骨，自在身心。这些话只有实修之人才能得其玄妙。

【道歌】

无为而治天下正，不言之教化众生。
道德社会是愿景，百姓安乐享太平。